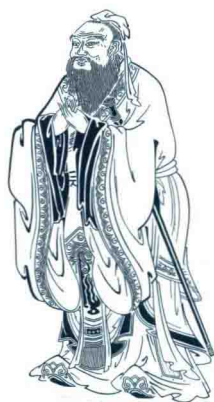


崔宜明 著

饕餮 《论语》

在整个人类历史中

大概再找不着
第二个人像孔子那样



在死后两千多年的漫漫岁月中

如此毁誉莫测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饕餮 《论语》

崔宜明
著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引言

有一个这样的人

在整个人类历史中，大概再找不着第二个人像孔子那样，在死后两千多年的漫漫岁月中如此毁誉莫测。

一个人在世时，其毁誉莫衷一是，那是常有的事。但是，在死后先是声誉日隆、直至“大成至圣先师”而独享“圣人”之美名，却在20世纪上半叶被要求为中华民族落入亡国灭种之境地承担责任，又在下半叶被当作“封建主义”的祖坟刨了个底儿掉，就真的是匪夷所思了。更加吊诡的是，20世纪上半叶的“五四运动”高举“打倒孔家店”的旗帜，确实是为新思想、新文化开路所必须；但是，20世纪下半叶的“文化大革命”的“批孔”，却偏偏是为了给“封建主义”那些最肮脏、腐朽的东西招魂。呜呼！这真的是一个说不尽的中国，真的是一个说不得的孔子。

时至今日，孔子既走下了神坛、也脱身于魔窟——这对孔子和我们这些活着的中国人来说当然是好事，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：孔子是谁？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孔子？孔子的思想对于中华民族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？孔子的学说

能够给予人类的未来以怎样的启示？……但是，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恐怕首先需要弄明白：为什么孔子一会儿是神、一会儿是魔？是什么东西导致了后世中国人在看待孔子时总是戴上有色眼镜，并且变换着眼镜的色彩？

如果不首先把这件事情弄明白，那么，不论我们给予诸如“孔子是谁”以怎样的回答，恐怕都还是一笔糊涂账。正如孔子说的，“爱之欲其生，恶之欲其死；既欲其生，又欲其死，是惑也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——虽然人的情绪总是在变化中，对于同一个人，有时我们觉得他很可爱，有时觉得有点讨厌，这很正常；但是，如果我们在爱的时候巴不得他与世长存，在厌的时候又恨不得他立马去死，那就叫做糊涂了。

孔子一会儿是神、一会儿是魔，这说的正是后世中国人的糊涂。所以，如果不能把这件事情弄明白，就难免仍然是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孔子，虽然只不过是又一次换了眼镜的色彩，却自以为第一次看清了孔子本尊。

比如，在当今非常流行的“心灵鸡汤”式的解读就是一例。所谓心灵鸡汤式的解读，乃从《论语》中拈出一些励志的话语，诸如“见贤思齐焉，见不贤而内自省也”、（《论语·里仁》）“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彫也”、（《论语·子罕》）“三人行、必有我师焉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等等，然后敷衍些对人生的感悟，以奏“劝善”之功者也。

诚然，“劝善”总是一件好事。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，每个人的生活中都充满了不确定性，头脑中充满了解不开的困惑，心灵中充满了难以言表的伤痛——有些是无法向他人言表的，更有一些是连自己也不知道是些什么的莫名伤痛，所以，心灵鸡汤是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好东西。进而，

今天的人们仍然能够从《论语》中获得心灵的慰藉，这正说明了孔子学说中含蕴着大智慧。

但是，心灵鸡汤式的解读触及的不过是大智慧的皮毛，却很容易误导人把星星点点的皮毛就当成了大智慧，这就非常危险了。因为，这样的误导通往民族虚无主义。

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经这样来评价孔子的学说：“关于中国哲学首先要注意的是在基督降生五百年前的孔子的教训。孔子的教训在莱布尼兹的时代曾轰动一时：它是一种道德哲学。他的著作在中国是最受尊重的……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，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，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，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，可能还要好些，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。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，在他那里思辩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——只有一些善良的、老练的、道德的教训，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。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‘政治义务论’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，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，而且更好。我们根据他的原著可以断言：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，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，那倒是更好的事。”¹

那种心灵鸡汤式的解读孔子学说，就是把孔子解读成了“常识道德”的代言人，再敷衍些解读者们对世道人心的感悟，孔子就真的成了“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”；那么，黑格尔对孔子的评论也就被坐实了。但是，如果孔子学说真的是“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，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，可能还要好些，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”，那还有什么中

1 黑格尔《哲学史讲演录》（第一卷），贺麟等译，第119-120页，商务印书馆1981年。

华民族的精神传统可言！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岂不成了一地鸡毛！所以，对孔子学说的心灵鸡汤式解读是有危险的，这是一副糟糕的有色眼镜，它是对孔子以及中华文明传统的矮化，它通向民族虚无主义！

虽然心灵鸡汤式的解读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，因为它在今天还能满足一些人的心理需求，但是这种“矮化”解读与历史上的“神化”和“魔化”解读一样都是戴上了有色眼镜的产物。

孔子学说中含蕴着大智慧，与老子学说一道范铸了中国人心灵世界的基本格局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传统奠定了基础。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，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，就必须重新审视我们的精神传统，就必须回到源头去重新认识和理解诸子百家的思想学说，就必须重新发掘和亲近孔子、老子学说中含蕴着的大智慧。但是，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必要前提是，对那些在历史上出现过的种种有色眼镜给予必要的反思，以汲取教训，从而尽可能地避免戴上新的有色眼镜。

鲁迅在1935年写的《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》一文中对孔子被“神化”和“魔化”的原因有精辟论断。就“神化”而言，鲁迅说：“孔夫子之在中国，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，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，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。”这是说，孔子被“神化”不过是权势者们玩的把戏，目的是为了给他们的统治穿上一件华丽的外衣，孔子就成了他们扮相威严的工具，“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，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。”¹ 其中的道理在

¹ 《鲁迅全集》（第6卷），第327页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。

于，既然是扮相威严的工具，就不能让一般的民众凑近了看，距离越远、越看不清楚，就越有阻吓的效果，所以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，孔子就这样被“神化”了。

“魔化”正好是“神化”的对等效应：如果在权势者们华丽外衣里面的身躯实在太丑陋，这件外衣也就不得不跟着丑陋起来。

到了20世纪，权势者继续玩扮相威严的把戏，袁世凯、孙传芳和张宗昌们居然也搞起了祭孔、投壶和刻经的一套。鲁迅说：“这三个人，都把孔夫子当作砖头用，但是时代不同了，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败了。岂但自己失败而已呢，还带累孔子也更加陷入了悲境。他们都是连字也不大认识的人物，然而偏要大谈什么《十三经》之类，所以使人们觉得滑稽；言行也太不一致了，就更加令人讨厌。既已厌恶和尚，恨及袈裟，而孔夫子之被利用为或一目的的器具，也从新看得格外清楚起来，于是要打倒他的欲望，也就越加旺盛。所以把孔子装饰得十分尊严时，就一定有找他缺点的论文和作品出现。”¹

其实，“五四”时代以“打倒孔家店”为旗帜也是一种把戏：既然权势者们玩的是扮相威严的把戏，要推翻权势者们的黑暗统治，就要戳穿他们的把戏，让他们暴露出威严扮相下面的魔相。但当时的历史情境是，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，冷静而从容的理性思考已绝无可能，为了救亡图存，革命者们就干脆把给人看的扮相与内里的魔相一锅煮，直接把权势者们的魔相涂抹在他们的扮相上，孔子就这样被“魔化”了。

¹ 《鲁迅全集》（第6卷），第328-329页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。

虽然我们今天必须高度肯定“五四”时代革命者们的伟大历史功绩，但同时也必须坚定地指出：这仍然是“把戏”，把孔子当作扮相威严的工具是把戏，直接把权势者们的魔相涂抹在他们的扮相上也是把戏。虽然这两种把戏又一次证明了中国人的古老智慧——天道好还，“以道佐人主者，不以兵强天下，其事好还”，（《老子·第30章》）玩把戏者终究会被人当作把戏玩；但是，是摒弃一切把戏的时候了，是通过冷静而从容的理性思考去重新审视我们的精神传统、重新发掘和亲近孔子、老子学说中含蕴着的大智慧的时候了。

在“神化”和“魔化”都丧失了信誉以后，“人化”的解读境域就敞开了。也就是说，今天的中国人应该“在先”地把孔子当作是一个人，然后再尝试着去回答诸如“孔子是谁”等等问题。对于孔子 and 中国人，这都是莫大的幸事，因为把孔子当作是一个“人”，意味着我们平等地把每一个中国人都当作了“人”。历史表明，对孔子的“神化”意味着权势者拒绝把普通老百姓当作“人”，对孔子的“魔化”则意味着近代以来的中国人丧失了自信和自尊，他们觉得与西方人相比，自己低人一等；这就是孔子说的：“过犹不及。”（《论语·先进》）

在“神化”与“魔化”之间的是“人化”，是为“从容中道”，“人化”了的孔子表明中国人终于开始变得自信和从容了起来。

但是，这仅仅是个“开始”，对孔子“矮化”就是“开始”的印记。一方面，虽然孔子是“人”，但是其为人是“极高明而道中庸”，其为学是“致广大而尽精微”，其中含蕴着大智慧，却不显山不露水，极易被错当作“常识

道德”；另一方面，用“人”的方式来解读孔子之为人、为学简直是极其罕有的事情。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造成的恶果之一是，中国人忘记了“智慧”是属于“人”的东西，丧失了用“人”的方式来理解“智慧”的能力，所以，当他们重新尝试着用“人”的方式来解读孔子时，他们心目中的那个“在先”的“人”只能是“常人”，所以他们解读出来的孔子也就成了“常人”，孔子就这样被“矮化”了。

然而，对孔子的“人化”解读境域毕竟敞开了，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叩问、揭示、亲近和拥抱孔子学说蕴含着的大智慧。但是，我们从什么地方开始呢？也就是说，当我们用“人”的方式来解读孔子时，我们心目中的那个“在先”的“人”是个什么样子呢？我们的这个“样子”有历史根据吗？这个问题非常重要，如果我们要尽可能地避免戴上新的有色眼镜，就必须首先对自己的前提给予批判的反思，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，并且牢牢地站稳。

我们从什么地方开始？那些在思想史上享有过赫赫威名的人——如宋明理学家以至于孟子——是不能立足的，因为宋明理学家把对孔子的“神化”推至极端，正是以孟子为立足之地的。这里，不妨稍微追溯一下孟子“神化”孔子的手法，就能看到这个立足之地实在有点不稳。

“孟子曰：规矩，方圆之至也；圣人，人伦之至也。”（《孟子·离娄上》）在孟子看来，“圣人”是在处理人伦关系方面做到了尽善尽美的人，就是家庭道德的完美楷模，所以说“仁之实，事亲是也；义之实，从兄是也”。（《孟子·离娄上》）在《孟子》一书中，通过诸多细节的雕刻，舜和曾参作为“孝悌”的完美楷模被打造了出来，但是，

孔子之为“圣人”却完全不同，孟子甚至丝毫没有提及孔子的“孝悌”事迹。事实上，关于孔子处理家庭内部人伦关系的史料非常稀少，根本不可能从中构造出一个“人伦之至”的孔子。那么，孟子又是根据什么把孔子称作“圣人”的呢？

“孟子曰：伯夷，圣之清者也。伊尹，圣之任者也。柳下惠，圣之和者也。孔子，圣之时者也。孔子之谓集大成。”（《孟子·万章下》）所谓集大成，意思是圣人中的圣人。孔庙曾经遍布中国大地，其主体建筑称为“大成殿”，这个名称就出于孟子的这句话。但是，在这里，孔子之为“圣人”却不是因为在处理人伦关系方面做到了尽善尽美，而是他对待“出仕”的态度或者原则，也就是“可以仕则仕，可以止则止，可以久则久，可以速则速，孔子也”，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）意思是应该当官时就当官，应该辞官时就辞官，应该接着干就继续干，应该立刻走就马上走。虽然这其中贯穿的一个“时”字确实大有深意，但这是关于做官的学问，与“人伦之至”完全不同。可见，从孟子开始，对孔子的“神化”就是一件以己昏昏使人昭昭的事情。

在历史上，用“人”的方式来解读孔子之为人、为学是极其罕有的事情，但正因为罕有，所以更弥足珍惜，其最可推崇者就是司马迁。

“太史公曰：诗有之：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；虽不能至，然心向往之。余读孔氏书，想见其为人；适鲁，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，诸生以时习礼其家，余祇回留之不能去云。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，当时则荣，没则已矣；孔子布衣，传十余世，学者宗之；自天子王侯，中国言六艺者

折中于夫子，可谓至圣矣！”¹ 司马迁虽然接续了孟子的评断以孔子为“至圣”，但是其立论根据却既不是“人伦之至”，也不是那些做官的学问，而是可知可徵的事实——“孔子布衣，传十余世，学者宗之；自天子王侯，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”，其“余读孔氏书，想见其为人”则明明白白地透露出与孟子的不同。

但是，即使是司马迁这样以“究天人之际、察古今之变”为怀抱的伟大史家，也还是没有涉及“智慧”；他把“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，当时则荣，没则已矣；孔子布衣，传十余世，学者宗之”之间不可思议的反差突显了出来，但是没有想到从“孔氏书”中去揭示“之所以如此”的原因，也就是说，太史公的“想见其为人”缺失了非常重要的一环——智慧。

但无论如何，“从什么地方开始”这个问题有了答案，这就是太史公的“读孔氏书”——我们只能从《论语》开始。并且从太史公缺失了的那个环节开始——从“智慧”的纬度去“想见其为人”。

1 司马迁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（第六册），第1982页，中华书局1982年。

目 录

- 1 **引 言** / 有一个这样的人
- 1 **第一章** / 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悲凉筑就生命底色
- 32 **第二章** / 有一种念兹在兹的关切奠基文明格局
- 71 **第三章** / 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困窘开启人的智慧
- 107 **第四章** / 有一种惺惺相惜的尊敬为了无可忘却
- 150 **第五章** / 有一种如沐春风的交流标识教育之本
- 202 **第六章** / 有一种诗意盎然的生活就在心的敞开
- 241 **跋**

第一章

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悲凉筑就生命底色

德国大诗人歌德有句为世人熟知的名言：理论是灰色的，生命之树常绿；仿此，笔者想说，智慧是黑色的，生活之海永远蔚蓝。

人的生活浸透了辛酸和苦难，却充满了希望，呈现出蔚蓝的色调。但是，希望却来自于智慧，是那个叫做智慧的东西把人类生活的辛酸和苦难紧紧地拥抱在怀里，于是，希望诞生了，而智慧却因为浸透了辛酸和苦难变成了黑色。

当人们提到“智慧”这个词时，总是有一种崇尚和赞美的语气，但是，如果人们要真正认识和理解智慧，就一定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，它就像是无底深渊漆黑一团。当某个人由于幸运或者不幸而获得了智慧，他的生命就沁渗出一一种难以言说的悲凉。

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。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，下引《论语》只署篇名）

译文：人们不懂我，我却不恼怒，这不就是君子的风度吗。

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不知人也。（《学而》）

译文：我不担心人们不懂我，我担心的是不懂（这个世

界上的)人。

不患无位，患所以立；不患莫己知，求为可知也。
(《里仁》)

译文：我不担心没有官职可做，担心的是我有胜任那些官职的能力；我不担心没有人懂我，努力让世人认识到我的价值就行了。

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其不能也。(《宪问》)

译文：我不担心人们不懂我，我担心的是缺乏(与我的志向相符的)能力。

君子病无能焉，不病人之不己知也。(《卫灵公》)

译文：君子以没有(与其志向相符的)能力为耻辱，不以世人不知道他(的志向)为耻辱。

莫我知也夫！(《宪问》)

译文：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懂我呵！

人们习惯于把孔子以上诸语从“励志”的角度去理解，以从中汲取面对人生困难的力量，这当然是值得赞许的。但是，如果我们不能了解孔子为什么会不厌其烦地自我激励，不能努力去体察孔子的心灵，我们根本就没有读懂这些话，就无法理解“励志”于人生是一件怎样的事情。所以，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，才使得孔子终身以无人相知为恨。

先来说说在世人眼中的孔子。

人生在世，见毁见誉，常常是说不清的事情，故“孟子曰：有不虞之誉，有求全之毁”。（《孟子·离娄上》）【译文：孟子说：有你意料之外的赞美，有指责你不够尽善尽美的诋毁。】但是，说到孔子，就更是毁誉莫测了。就像鲁迅说《红楼梦》——“单是命意，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：经学家看见《易》，道学家看见淫，才子看见缠绵，革命家看见排满，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……”¹——那样，在孔子当世，就因“读者”的眼光而有种种“命意”。

当然有相交深而相知切者，如卫国大夫蘧伯玉。虽然没有关于蘧伯玉如何看待孔子的史料记载，但孔子游历卫国时两次住在他家，对蘧伯玉的惺惺相惜之情总是溢于言表。孔子不仅赞其人“君子哉蘧伯玉！邦有道，则仕；邦无道，则可卷而怀之”，（《卫灵公》）【译文：好一个君子蘧伯玉！国家政治清明时，他出仕做官；国家政治黑暗时，他就韬光养晦不做官】就连他的使者，孔子也欣赏之极：

蘧伯玉使人于孔子。孔子与之坐而问焉，曰：夫子何为？对曰：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。使者出，子曰：使乎！使乎！（《宪问》）

译文：蘧伯玉派人来拜访孔子，孔子请使者坐下后问

1 《鲁迅全集》（第8卷），第179页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。

道：蘧伯玉先生在做些什么？使者回答说：先生想少犯些过错却未能如愿。使者离去之后，孔子感叹道：好一位使者！好一位使者！

蘧伯玉的使者深知蘧伯玉的为人，与孔子对话也以谦卑自牧而温文尔雅，淋漓尽致地传达出蘧伯玉的出使心意和人格风貌。在孔子看来，这个使者完美地诠释了“使于四方，不辱君命”（《子路》）【译文：出使各国，能够完成君主托付的使命】之意，所以连声赞美之。

当然也有所谓知音者，尽管不过是一面之缘。

仪封人请见，曰：君子之至于斯也，吾未尝不得见也。从者见之。出曰：二三子，何患于丧乎！天下之无道也久矣，天将以夫子为木铎。（《八佾》）

译文：孔子游历到了“仪”这个地方，当地的一个官员请求孔子接见，说：凡是有道德文章的人来到此地的，还没有过我见不到的。孔子的学生就把他引荐给了孔子。这个人出来后，对孔子的学生说：你们这些人何必担心无官可做呢！天下政治黑暗的时间够久了，孔子就是上天选来宣达其意愿的。

虽然两人谈了些什么不得而知，但是，“仪封人”初见孔子就服膺如此，真知音也！尤其是“出曰”一段话极有意味。

所谓木铎，按照古人的说法，是一种铜身木舌的摇铃，官府宣布重大事项时用来召集和警示民众的器具；而“患于丧”的意思是担心无官可做。

“仪封人”用上天的木铎来比喻孔子，既可以理解为：

上天要借孔子这个人来扭转乾坤、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；也可以理解为：上天借孔子的嘴来宣示怎样才能达到天下大治。联系到“二三子，何患于丧乎”一语看，应该是前一种意思，因为只有孔子掌握了政权，他的学生才可能人人有官可做。但是，从历史实际来看，孔子并没有掌握过治理天下的大权，倒确实是为中华民族确立了价值理想和生活原则，正可谓“天将以夫子为木铎”。

但无论“仪封人”的话是哪一种意思，也担得起“倾盖如故”这个词，这是一个真懂孔子的人。

但是，相交深而相知切者和一面之缘倾盖如故者以外，有些“读者”眼光中的“命意”就令人不寒而栗了。

子入大庙，每事问。或曰：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？入大庙，每事问。子闻之曰：是礼也！（《八佾》）

译文：孔子到了周公庙，每件事情都发问。有人说：谁说叔梁纥的儿子精通周礼呢？他来到周公庙，每件事情都向别人请教。孔子听到这话后说：这就是礼。

说话的人讥讽孔子是浪得虚名：孔子以“知礼”闻名于世，进了周公庙却凡事都要问个明白。那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事情的关键就在“是礼也”中。

何为“知礼”？在世人，所谓知礼者，系统而全面地掌握周礼的知识；所以，从“入大庙，每事问”可以推知，孔子于周礼的知识并不系统全面，所以传闻不可信。但是，在孔子，所谓知礼者，系统而全面地掌握周礼的知识固然是基础，躬身奉行周礼才是根本。

从字面上看，“知礼”的意思是“知道”——“礼”，对